祖堂集卷第十五　江西下卷第一曹溪第三代法孫

西堂和尚嗣馬祖在虔州師諱智藏有一秀才問曰有天堂地獄不師云有又問曰有佛法僧寶不師云有秀才云但問處盡言有和尚与摩道莫是錯不師云秀才曾見什摩老宿秀才云曾見徑山和尚師云徑山向秀才作摩生説云説一切總無師云秀才唯獨一身還別有眷屬不對曰某甲有山妻兼有兩顆血屬師云徑山和尚還有妻不對曰他徑山和尚真索道人純一無雜師可云徑山和尚內外嚴護理行相稱道一切悉無即得公具之三界凡夫抱妻養兒何種不作是地獄祖庠国什摩道一切悉無若似徑山聽公道無秀才礼而懺謝馬馬祖遣師送書到國師處在路逢見天使天使遂留齋大国驢帝天使嚵頭隨師乃舉頭天使便指驢示師師却指天使天使無對又到國師處國師問汝師說什摩法師從東邊過西邊立國師云只者个為當別更有不師又過東邊立國師云這个是馬師底仁者作摩生師云早个呈似和尚了也師曾燒一僧有一日現身覓命師云汝還死也無對云死也師云汝既死覓命者誰其僧遂不見自外未覩行録不知終始勅謚宣教禪師元和正真之塔

鵝湖和尚嗣馬大師在信州師諱大義衢州須江縣人也姓徐依年具戒禪律俱通礼大寂於江西一扣秘賾廓然玄悟昇心于洪州應緣次上都孝文皇帝詔入内諮請問道德宗朝麟德殿大莚論義有人問心有也曠劫而滯凡夫心

千迴下網終難繫　万度垂鉤誓不休　待我一朝[illegible]早[illegible]
解將雲雨灑乾坤　小師便是第三伏牛也師有三
个不歸頌曰　割愛辭親異俗迷　如雲似鶴更高飛
五湖四海隨緣去　到處為家一不歸　苦節勞形守法成
幸逢知識決玄微　慧燈初照皆備朗　唯報自知二不歸
峭壁幽嵒往復希　片雲孤月每相依　經行宴坐閑無事
樂道逍遙三不歸
盤山和尚嗣馬大師在北京師諱寶積未詳姓
氏師有時示衆云心若無事万法不生境絶玄
機纖塵何立道本無體因道而得名道本無名
因名而得号若言即心即佛今時未入玄微若
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之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
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大道無中復誰前後長
空絶際何用量之空既如斯道豈言哉心月孤
圓光吞万像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
是何物禪德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
乃空輪無跡劍刃非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
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為道矣禪德可
學中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高峻如石含玉不
知玉之無瑕若能如是是名出家故導師云法
本無相尋三際亦復然無為無事人猶是金鎖
難所以古人道靈源獨耀道本無生大智非明
真空絶跡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為
增語禪德切須自看無人替代三界無法何處
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旋機不動寂尔無根
覿面相呈更無餘事珎重強大師拈問福先向
上一路古人宗學者徒勞捉影功若道不傳早
傳了不傳之路請師道福先荅曰盤山高提向

無也制鄉而登妙覺師答曰此乃承試帝言然
心有者是滯有有既有矣安可解脫心無也何
人而登妙覺師以群英十号等有為已迷者終
不復悟等無為已悟者終不却迷者是群英執伏
會曰玄無以此師問諸碩德曰行止偃息畢竟以
何為道有人云知者是道師云不可以識識不
可以智知安得知者是道乎有人云無分别是
道師云善能分别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
得無分别是道乎有人云四禪八定是道師云
佛身無為不墮衆數安得四禪八定是道耶大
師之言一切法是一切法非於無性無像而有
得有喪豈可以一方定趣決為道耶所以不定
之辯達不定之執趣無方之道矣師頌曰
直下識玄旨羅紋結角是 不識玄旨人 徒勞逐所求
鵝鵝鳥守空池魚從脚下過鵝鵝惣不知有經
論供奉大德對順宗皇帝前問如何是四諦師
指聖人云當今是一諦三諦何在大德 對無 供奉
又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立禪師答
曰法師只知有欲界無禪不知有禪界無欲供
奉云禪界無欲如何是禪師以手空中點一下
供奉 無對 皇帝云只這一點法師尚勿奈何師元
和十三年戊戌歲四月二日遷化報齡七十四
勅謚慧覺大師見性之塔國相韋厚制碑文
伏牛和尚嗣馬大師在北京師諱自在未覩實
錄莫究化緣終始師於必師行脚時頌曰
放汝南行入大津 碧潭深處金鱗等闘莫凡魚伴
直透龍門便出身 小師答曰 魚龍未變志常存
變化深海氣津 兩眼不曾窺小水 一心專擬透龍門
祖堂集卷十五

上宗興未諧聖旨無功吾師既閟不傳于閭當
何愁不為道聞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有
量之事龍見可尋道曰見四祖後如何師云脫
量之挑龍見難尋道曰見後為什摩百鳥不來
師答曰然在歌舞緣斷一時休師臨遷化時
謂衆云還有人邈得吾真摩若有人邈得吾真
呈似老僧看衆皆將寫真呈似和尚師盡打時
有一少師普化出來云某甲邈得師真師云呈
似老僧看普化倒行而出師云我不可者汝這
般底向後去別處打風顛去也師平生住持軌
軌嚴整異常海內聞名勅諡洪濟大師真際之塔
麻谷和尚嗣馬大師在蒲州師諱寶徹未詳其
氏師與丹霞遊山見水中魚師以手指丹霞丹
霞云天然師至明日却問昨日意作摩生丹霞
便作卧勢師曰蒼天蒼天師行脚時到三角三
角和尚上堂云此事眨上眉毛早已蹉過也師
便問承和尚有言此事眨上眉毛早已蹉過也
何是此事三角云蹉過也師便拶倒繩床三角
和尚便打之問十二分教某甲不疑師便云去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良久其僧却舉似石霜
此意如何石霜云主人慇懃滯累闍梨拈撲也
鹽官和尚嗣馬大師在蘇州師諱齊安未詳其
氏有法空禪師到問師經中諸義師答了師云
禪師到來貧道總未得作主人禪師云請和尚
作主人師云日已將晚且歸本位安置明日却
來師明朝令沙弥屈法空禪師禪師應時來師
可沙弥云這沙弥不了事教屈法空禪師來何
故屈得守堂人來僧參師師云汝是阿誰對曰

祖堂集卷第十五　更　神

法衡師云我不識汝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佛
師云与我將取那个銅瓶來僧取瓶來師云却
送本處安置僧便送本處已再來問如何是本
身盧舍那佛師云古佛也過去久矣大中皇帝
潛龍之日曾礼為師甚有對答言論具彰別錄
勅謚悟空禪師捷真之塔真塔浩瀚非常此有
汾州南有蓋官矣

五洩和尚嗣馬祖在越州師諱靈默姓宣常州
人也師未出家時入京選官去到洪州開元寺
礼拜大師大師問秀才什摩處去云入京選官
去大師云秀才太遠在對云和尚此間還有選
場也無大師云目前嬈什摩秀才云還許選官
也無大師云非但秀才佛亦不著因此欲得投
大師出家大師云尚衛剃頭即得若是大事因
緣即不得從此攝受後具戒有一日大師領大
衆出西墻下遊行次忽然野鴨子飛過去大師
問身邊什摩物政上座云野鴨子大師云什摩
處去對云飛過去大師把政上座耳攙上座作
忍痛聲大師云猶在這裏何曾飛過政上座豁
然大悟因此師無好氣便向大師說某甲把却
這个業次投大師出家今日並無个動情適來
政上座有如是次第乞大師慈悲指示大師云
若是出家師則老僧若是發明師則別人是你
驢年在我這裏也不得師云若与摩則乞和尚
指示个宗師大師云此去七百里有一禪師呼為
南嶽石頭汝若到彼中必有來由師便辞到石
頭云若一言相契則住若不相契則發去著鞋
履執座具上法堂礼拜一切了侍立石頭云什

[illegible] 五 [illegible]

摩處来師不在意對云江西来石頭云又業在
什摩處師不經對便拂袖而出纔迴門時石頭
便咄師一脚在外一脚在內轉頭看石頭便側
掌云從生至死只這个漢更轉頭惱作什摩師
豁然大悟在和尚面前給侍數載号為五洩和
尚也後有人舉似洞山洞山云登時若不是五
洩大難得承當雖然如此猶涉途在自後長慶
云嶮淨修禪師拈問僧只如長慶与摩道意作
摩生僧對無自代云恐他認處錯有人拈問漳南
古人道從生至死只這个漢是和尚如何漳南
云地獄祖滓只有人作了也僧云深領和尚尊旨
古人因什摩与摩道漳南云只為這般漢僧云
与摩則忘前失後去漳南云頭上不禿肚裏無
毒僧云貪看天上月忘却室中燈漳南便失聲
僧問何物大於天地師云無人識得伊僧云還
可彫啄也無師云你試下手看越州觀察使老
人問師依禪住持依律住持師以偈答曰非非
不持律滔滔不坐禪儼茶三兩埦意在钁頭邊
觀察使老人送百柄钁頭師纔見送来把棒趂
出却云我有一柄钁頭平生用不盡誰要你送
来專使却来具說前事觀察使遙申礼拜問此
个門中始終事如何師云你道目前成来多少
時僧云不會師云我此間無你適来問底僧云
豈無和尚接人處師云待你求則接僧云請和
尚接師云你欠少什摩師元和十三年化緣周
畢澡浴焚香端坐繩床大集僧衆懇懃叮囑囑
累闍俞門徒云妙色真常本无生滅法身圓寂
寧有去来千聖同源万靈一轍吾今示滅不假

祖堂集卷第十五

文

興哀無強勞形須存正念傳遵此命直報我恩
若固違言非吾弟子有人問什摩處去師云無
處去僧云某甲何以不見師云非眼所覩洞山
聞舉云作家師西生墨中光一刹那間便歸
圓寂享齡七十二僧臘三十沙門志閑撰碑文矣
大梅和尚嗣馬大師在明州師諱法常襄陽人
也荊州玉泉寺受業緣具尸羅學通衆典講大
小寺經論多聞難益辯注虛張覺爽情神遊方
訪道聞江西馬大師誨學師乃直造法筵因一
日問如何是佛馬師云即汝心是師進云如何
保任師云汝善護持又問如何是法師云亦汝
心是又問如何是祖意馬師云即汝心是師進
云祖無意耶馬師云汝但識取汝心無法不備
師於言下頓領玄旨遂杖錫而望雲山至大
梅山下便有棲心之意乃求小許種粮一入深
幽更不再出後因鹽官和尚出世有僧尋拄杖
迷山見其一人草衣結髮居小皮舍見僧先言
不審而言語寒溫僧窮其由師云見馬大師僧
問居此多少年也師云亦不知多少年只見四
山青了又黃青了又黃如是可計三十餘度僧
問師於馬祖處得何意旨師云即心是佛其僧
問出山路師指隨流而去其僧歸到鹽官處具
陳上事鹽官云吾憶在江西時曾見一僧問馬
大師佛法祖意馬大師皆言即汝心是自三十
餘年更不知其僧所在莫是此人不遂令數人
教依舊路斫山尋覓如見云馬師近日道非心
非佛其數人依鹽官教問師云任你非心非佛
我只管即心即佛鹽官聞而嘆曰西山梅子熟

祖堂集卷第十五　走　山

也汝曹可往彼隨意拣摘去如是不足二三年
間衆上數百凡應機接物對答如係国夾山与
定山去大梅山路上行次定山云生死中無佛
則非生死夾山不肯自云生死中有佛則不迷
生死二人相不肯去到大梅山夾山自問此二
人道阿那个家親師云一親一踈夾山云阿那
个是親師見若問乃云且去明日来夾山明日
来問昨日未蒙和尚垂慈未審阿那个是親師
云問者不親親者不問有人問蓝官如何是西
来意官云西来無意僧舉似師師云不可一个
棺裏著兩个死屍師臨傾世時驅鼠叫師告衆
曰即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護持吾今逝矣
師言巳掩室来戻化矣括州刺史江勳撰碑文
永泰和尚嗣馬大師師諱靈瑞姓黄衡陽人也
年十一出家於南嶽年十八為沙彌問律於大
寂黙領心要年二十四進具於雙峯寺却歸大
寂法會貞元二年丙寅歲遊青州州牧張洸請
止龍興寺元和中青州人大飢人多殍仆師脇
不至席視人如傷乃罄富屋俾行檀度鮮是淨
名給孤覺垂乗下師左脇有肉環卧常右脇占
者曰寔人天師也後尚書薛平侍以為師八二
十三年大化青社故号青州和尚馬及遊襄陽
廉使牛元翼礼重日入中師子王也請止咸通
寺又至荆渚僕射王潛請住永泰寺布金闡道
大展化度大和三年戊子歲六月三日傾世春
秋六十九荼毗得舍利五千餘粒塔于郡東劉
軻制碑文勑謚道鏡禪師寶真之塔
東寺和尚嗣馬大師在潭州師諱如會韶州始

興曲江縣人也大曆八年止國一禪師門下後
歸大寂衆皆仰德臻湊如林揭為之折時稱折
床會也後止長沙東寺大播洪規魯臯寄禪師
去世常病好事者録其語本不能遺筌領意認
即心即佛外無別説曽不師於先匠只偷影跡
且佛於何住而曰即心心如畫師與佛甚矣遂
問于言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遠矣尒方刻舟
時号東寺為禪窟承相崔公羣高其風韻躬問
師曰師以何得師曰見性為得公云師見性不
師曰見性師當時方病眼相公譏曰既言見性
其眼奈何師云見性非眼眼病何害相公喜而
礼拜更与師到佛殿見雀見在佛頭上放糞相
公問者个雀見還有佛性也無師云有相公云
既有為什摩向佛頭上屙師云他若無国什摩
不向鷂子頭上屙相公從此礼拜為師自後長
慶閒云嶮師問南泉近離什摩處對曰近離江
西師云還將得馬大師真来不對云將得来師
云將来則呈似老僧看對云只這个是師云背
後底南泉登時休後長慶云和尚太似不知保
福代云洎不到和尚此間師問仰山離什摩處
對曰離廣南師曰見説廣南有鎭海明珠還是
也無對曰是也師云此珠作摩生對曰白月則
隱黒月則現師云還將得此珠来也無對云將
得来師云若將来則呈似老僧看對云昨日到
潙山潙山和尚就某甲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
師一跳撫背云真師子兒真師子兒又云慙愧
慙愧老僧不如潙山汝便是潙山弟子也仰山
受戒後再到相見纔入法堂師便云已相見了

祖堂集卷第十五　九丈　壹

也不用更上来對去嗔摩相見莫不當摩師便
入法堂開却門仰山後來似潙山潙山去子是
仲摩心行師長慶癸卯歲終春秋八十時井泉涸
異香馥郁塔于城南故廉使李公翱盡毀近城
塔唯留師塔筆書曰獨留此塔以別賢愚劉軻
撰碑文矣
鄧隱峯和尚嗣馬大師建州邵武縣人也回南
泉示衆曰銅瓶是境瓶中有水我要水不得動
境將水來師便將瓶到南泉前寫出水師回行
至五臺山金剛窟前倒立而逝衆舁聖龕提易
冢荼毗竟莫能動先有親妹出家為尼在彼及
詣其兄行跡遂近前呵云師兄平生為人不依
法律死後亦不能偷於世情以手推倒衆擡闍
維塔于北臺之頂平生在世唯留一偈曰
獨綫琴子為君彈松栢長青不怕寒金鏁相和性自別
徒向君前試取看
歸宗和尚嗣馬大師在江州廬山師諱智常未
詳姓氏師又與南泉同道神彩奇異時人猜之
合有一人之分師遂以藥熏其眼令赤時人号
為赤眼歸宗和尚馬白合人為江州刺史頗甚
殷敬合人荼師師涅壁次師迴首云君子儒小
人儒白合人云君子儒師以泥鏝敲泥板侍郎
以泥挑挑泥送與師師便接了云莫是俊機白
侍郎以不對云不敢師云只有送泥之分有李
万卷白侍郎相引礼謁大師李万卷問師敎中
有言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須彌納芥子時
人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成妄語不師却問於國
家何藝出身抗聲對云和尚豈不知弟子万卷

祖堂卷第十五　十丈

出身師云公国何許勑公云去何許勑師云公
四大身若子長大万卷何處安著李公言下礼
謝而事師馬万卷讀曰出廓送錢嫌不要手提曳
坐向廬山昔日曾聞青霄鶴 更有青霄鶴不如 師偈曰
歸宗事理絶 日輪正當午 自在如師子 不与物依怙
獨出四山頂 優遊三大路 吹噓飛禽墮 頻呻眾獸怖
機堅前易及 影没手難覆 施張如工伎 剪裁成尺度
巧鏤万盤名 歸宗還似土 語密音聲絶 理妙言難措
弃箇耳還聾 取箇眼還瞽 一鏃破三關 分明箭後路
何怜个丈夫 先天為心祖 師有時拈起帽子 問
會麼對曰不會師曰莫怪老僧頭風不下帽子
問如何是諸佛玄旨師云無人能會僧云向者
如何師云有向則乖僧云無向者如何師云誰
求玄旨其僧于時無語師云去無子用功處僧
云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師曰有僧云如何
是方便門師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僧云
如何是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師敲鼎蓋三
下却問子還聞麼云聞我為什麼不聞僧無對師
打之李万卷問大藏教明得个什麼邊事師竪
起拳却問汝還會麼李公對云不會師云者李
公拳頭也不識李公云其甲不會請和尚指示
師云遇人則途中授与不遇人則世諦流布師
為衆曰吾今合說禪諸子揔近前来大衆盡近
前師云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弘誓深如海
應刼不思議侍多千億佛發大清淨願師又問
阿那个是觀音行師却彈指一下問諸人還聞
摩衆皆云聞師云者一隊漢向這裏覓什麼趁
出了呵呵大笑師入園中見一株菜盡圓相要
揔從菜根上 走 尋

卻謂衆口輒不得損者今衆僧更不敢動者
師于時卻来見茱抹猶在便把杖趂打呵云者
一隊漢無一个有智慧師問僧從什麽處来對
云菓處来師云還將得那个来不對云將得来
師云在什麽處僧以手從頂上擎出呈似師師
舉手抱向後僧無對師云者野狐兒師剗草次有
一座主来相看忽見一條蚰師便钁斷座主云
又嚮歸宗元来只是麁行沙門後有人舉問長
慶歸宗钁蚰意作麽生長慶云錯明真舉似瑫
庵主庵主云把將性命来明真不肯石門代云
専甲在庵中只是劈柴種菜時有江州東林寺
長講維摩經并肇論座主神律問如何是觸目
菩提師乃蹺起一脚亦他座主云莫無礼師云
不無礼三个現在座主一任揀取座主一不會遂
呈狀於江州陳論判史李万卷李公判云伏以
三乘至教一藏嚴持所載文詞唯窮佛性車能
幽現理實通玄統三教之根源作群迷之依仰
旣有辭親弃俗被褐講經經有明文蹤無不盡
自是智辯不到謬判三身體解不圓濫轉八識
將智辯智狂用功夫將文執文豈非大錯況師
乃深窮肇論洞達維摩肇有青青翠竹盡是真
如鬱鬱黄花無非般若大士有菩提是障能障
諸願此之兩教旣非謬詞且師辯菩提之路尚
未分明鬱鬱黄花爭能見性如斯之見何用講
經高座宣揚欺他中下何不自玄究竟摳騁愚
聰抱垢問禪發言不諦尊宿無念觸目相呈理
旣共通何不自會只如三个何異法身師竪了
詳略無般若何不頓惺便見無生假稱菩提空

有名字信有法身只共一禍攺換形儀凡心自
乱真心了了無字無名見性惺惺何言何説如
師只問菩提之處將言對敵埋沒達摩來蹤若
領解嘿為宗維摩一生受屈師豈不見聲有四
不遷之義生有六不空之談乃知觸目之義不
千智慧不遷之理永在恒沙射似瑠璃色如琗
啄隨其大小好醜何安即色即空將何言對奇
哉空門弟子不會色空却呈狀詞投公断理只
如儒教尚有不出戶而知一切事不窺隱而知
天下明知之為知知之不知為知俱歸智也辯
智之義尚以如斯學佛之人何迷佛性見師之
良舉意昂藏將為業蘊無生道弘大覺及乎動
用全是凡情詞狀但有誹謗之言出口全乖聲
聞之行再三奉勸且自思惟知識不屈於學徒
真如豈隨於言句真見無像其像分明實聽無
聲其聲不絕洞達如之莫非一切師之不肯再
把狀來忽以公窮必無好事聊申一判略表玄
猷不出詞鋒安能辯正但執此判將歸寺中集
衆聲鐘詮諦真實汝若不信再將狀來若也定
實便自礼佛一百拜仍更具威儀往彼礼問知
識懺悔衆罪如霜露慧日忽頓消前罪去報
慈拈問僧作麼生道則得不屈得古人僧對去
這个僧將狀出去報慈去援个什麼道理對去
若是別人大家與飾
汾州和尚嗣馬大師師諱無業姓杜商州上洛
人也初母李氏忽聞空中有言曰寄住得不已
而方娠誕生之夕異光滿室及至成童不為兒
戲行必直視坐則跏趺商之緇徒見皆歎曰此

祖堂卷第十五　十丈　密山

無上法器也逮今出家經降三寶九歲啓父母
依商州開元寺志本禪師禪師授以金剛法華
維摩涅槃等經一覽無遺年十二剃染具戒於
襄州幽律師稟四分律疏一天肆習便能敷演
長講花嚴涅槃等經時謂生肇不死琳遠再興
後聞洪州正[illegible]師禪門上首特往瞻礼師身逾
六尺屹若立山馬大師一見異之曰巍巍佛堂
其中無佛師礼而問曰三乘至教粗亦研窮常
聞禪門即心是佛實未能了伏願指示馬大師
曰即汝所不了心即是更無別物不了時即是
迷了時即是悟迷即是衆生悟即是佛道不離
衆生別更有佛也亦如手作拳拳作手也師言
下豁然大悟涕淚悲泣白馬大師言本將謂佛
道長遠懃苦曠劫方始得成今日始知法身實
相本自具足一切万法從心化生但有名字無
有實者馬大師云如是如是一切心性不生不
滅一切諸法本自空寂是故經云諸法從本來
常自寂滅相又云畢竟空寂舍又云諸法空為
坐處則諸佛如來住無所住處若如是知即是
住空宗舍坐法空座舉足下足不離道場言下
便了更無漸次所謂不動足而登涅槃山大師
直造實所不接化城於元和皇帝御宇三年兩
度詔請師辭病不赴至穆宗即位重降宣使曰
此度聖恩不並常時師笑云貧道有何德累煩
聖主行則行矣道途恐殊乃作行次剃髮沐浴
至中夜告徒弟等云汝等見聞覺知之性与虛空
同壽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
無有實者是故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

祖堂卷第十五

十叟 中

言已跏趺奄然而化長慶三年癸丑歲十二月
二十一日荼毗塔于城西勑謚大達禪師澄源
之塔汾州刺史楊潛撰碑文
大同和尚嗣馬大師師諱廣澄未覩行錄不決
化緣終始問如何是玄師云迯去如何是玄中
又玄師云不迯去
金牛和尚嗣馬大師師尋常自作飯供養衆僧
將飯来堂前了乃撫掌作舞大笑云菩薩子喫
飯来後有僧舉問長慶古人撫掌大笑意作麼
生長慶云大似因齋慶讃僧問洞山撫掌大笑
是奴兒婢子不洞山云是僧云向上事請師直
指洞山云勉未曾見你問在僧云只今現問洞
山云蚩這奴兒婢子
龜洋和尚嗣馬大師師諱無了俗姓沈莆田縣
圭公宪塘人也七歲出家吾挈白之重院遶視
院之如家十八落髮清源靈泉寺受具好遊山
水院之北撫採而無徑師乃振錫而行遇六眸
巨龜須臾而失乃結庵居有一塵被虎逐来師
以杖約住共虎後号龜洋也續有一僧近後鍾
陵至舉馬大師意旨師曰吾得馬大師之旨臨
遷化時垂訓有偈曰八十年来辯東西 如今不要白
頭公 非長非短非大小 還与諸人性相同 无来無去無
無住了却本来自性空 偈畢儼然而寂塔于正堂
後二十載塔下有水淹浸乃發者見師全身水
中而浮閩王聞之將輦取於府庭供養撥造塔
安尚士庶瞻敬師放氣闔府皆聞閩王乃焚香
啓告如若却復故山乞收氣師乃放香氣闔郡
皆聴礼當時厚宣什物仍安存現在本塔

康禪師國師師諱慧忠衜進縣人也俗姓陳九歲
請龍猺庵出家剃度後便遊方遇庵和尚問離
自何方師云赤辟峯庵遇具六通不師去忠書
瞎便復故山過會昌沙汰遊而幾乎五六年後
宣宗中興師日古之有古上昇道士不笑蘇底
佛抄矜不具哉道上而不粒不字而禪攻此山門
人壽于沈[illegible]師[illegible]之東隅二百步士庶皆去龍猨
二真至今香燈不絕祈禱靈應不少忽是貴瑜
先輩製碑文
黑澗和尚嗣馬大師在洛京問如何是密室師
云截耳臥街如何是密室中人師以手提胷
開魔巖和尚嗣馬大師師常提杈子每見僧來
垂頸便杈云那个魔魅教
你受戒那个魔魅教你行脚道得亦杈下死道
不得亦杈下死速道速道其僧無對師便打趁出
龐居士嗣馬大師居士生自衡陽国問馬大師
不与万法為侶者是什摩人馬師云待居士一
口吸盡西江水我則為你說居士便大悟便去
庫頭借筆硯造偈曰　十方同一會各各學無為
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　而乃駐錫衆承一二載
間遂不變儒形心遊像外曠情而行符真趣渾
跡而卓越人間寔玄學之儒流乃在家之菩薩
初住襄陽東巖後居郭西小舍唯將一女扶侍
製造竹漉籬每令女市貨以遣日給平生樂道
偈頌可近三百餘首廣行於世皆以言符至理
句闡玄猷為儒彥之珠金乃緇流之邃寶略陳
一二餘不盡書偈曰心如境亦如　無實亦無虛有
亦不管無亦不居不是賢聖了事凡夫又偈曰
祖堂卷第十五　丁巳　刊布

者須解義　解義始修行　若修了義教　出入涅槃城
如其不解義　多見不如盲　緣文廣占地　心牛不肯耕
田田皆是草　稻從何處生　又偈曰　[illegible]
蘊有真智　十方世界一乘同　無相法身豈有二　若[illegible]
煩惱見菩提　不知何方有佛地　又偈曰　無念勝有[illegible]
無礙勝坐禪　無[illegible]持戒　無念勝[illegible]　[illegible]凡夫事
夜來安樂眠　寒時向火坐　大寶不[illegible]　不怕黑暗女
不求功德天　任運生方便　皆同般若[illegible]　若能如是學
功德實無邊　又偈曰　世人嫌龐老　龐老不嫌他
開門待知識　知識不來過　一丸療万病　不假藥方多
又偈曰　心若如神自虛　不服藥病自除　病既除
自見蓮華　如意珠無勞尋莫驗　驗智者觀財色
了知如幻虛　衣食支身命　相勸學如如　時至移
庵去　無物可盈餘　又偈曰　貪嗔不肯捨　徒勞讀釋書
看方不服藥　病從何處除　取空空是色　取色色無常
色空非我有　端坐見家鄉　又偈曰　人有一卷經
無相復無名　無人解轉讀　有我不能聽　如能轉讀得
入理契無生　非論菩薩道　佛亦不[illegible]成　居士臨遷
化時令女備湯水沐浴著衣於床端然趺坐付
囑共已告曰你看日午則報來女依言看已報
云日當已午而日蝕陽精居士去豈有任摩車遂
起來自看其女尋則攝床端然而化父迴見之
云俊哉吾說之在前行之在後因此居士隔七
日而歿矣

祖堂集卷第十五